

開放文學－諷刺警世－宦海升沉錄 第八回 附端王積仇騰謗語 發伊犁送友論交情

話說當日太后定了立儲的主意。朝中各臣倒是畏懼太后的，也沒有一個反對。就托為皇上有病，未有儲貳，乃立端王之子傅儀為大阿哥，這等說，那一個不知得這道諭旨，出諸太后之手，只作為皇上口氣呢！但那時皇帝不是個有能乾的人，所有朝臣統通是太后的腹心。只有四朝元老的李鴻章，也托稱派他為商務大臣離京去了。餘外那一個敢說個「不」字。因此端王的兒子，就安然做了個大阿哥。自此，端王也感激榮祿不已。他一面又巴結太后，好逐漸攬權。那榮祿猶不自知，只見端王待自己很好，就當端王是個好人，反自以為擁立有功，心中竊喜。那一日對著袁世凱說及立大阿哥一事，袁世凱道：「這等大事，卑職本不合發言，但蒙恩相見愛，在這裡又只說句私話，也不算什麼公事，故卑職敢貢一言。以卑職愚見，恐這件事也不太妥當。」榮祿道：「以老兄所見，料這件事究竟怎樣？」袁世凱道：「皇上猶在壯年，設他日或有皇子，自然費一番調處。縱或不然，那端王嗎，只怕不是個好相識的。」榮祿道：「你從那裡見得？」袁世凱道：「卑職素聞端王志大言大，且好結交黨羽。現在朝中，是他心腹的也不少。這樣不是甘居人下的人。惟他近來見著中堂何等恭順，可知其心盡有點非望的了。」榮祿道：「你的話也說得是。但他縱懷非望，現已得自己兒子做了大阿哥，可就心足，還有什麼非望呢？」袁世凱道：「不是這樣說，但凡一個人，若是有非望的，沒論做到什麼地位，盡是得隴望蜀，得寸思尺的。他未得兒子立作大阿哥時，也陰納黨羽，何況今日。」

且看他為人面肉橫生，聲若狼虎，料他不久也得大權，到這時總要鬧出個亂子。還有一件，是中堂要想法的，他既是不甘居人下的，因何對著中堂獨要恭順？可見他的意思，不過現下他要靠中堂點子力罷了。」

榮祿聽罷。只是低頭一想，覺袁世凱之言很有道理，因此不免有些悔意。原來榮祿平生最信袁世凱，亦見袁世凱有點能耐，也很輸服他，故此時聽得袁世凱的活，不得不信。卻道：

「你言很是。但何不早言之，今已不及了。」袁世凱道：「中堂差了，古人說得好：位卑言高，實自取罪。李丞相且說不來，何況卑職！今因中堂說及，是以敢讀一言。若不是中堂提起時，卑職也不敢說了。」榮祿聽罷，自覺事已弄成，實無可如何，惟有搖首不答。袁世凱便行退出。

不想端王自得兒子立為大阿哥之後，京中各大臣，倒道他不久是要做太上皇的，那個不欲靠他門下，好為將來之計？凡獻慰勳拍馬屁的，也不能勝說。故袁世凱與榮祿所說的話，早有人報知端王。端王聽得，心中大怒，正要逐去袁世凱，猛想起：「那姓袁的是榮祿心坎上的第一人，若要奈何他，只怕榮祿要替他出頭。那榮祿既是太后內姪，太后必然幫助榮祿，反不喜歡自己，這卻使不得。」正自尋思，忽報大學士徐桐及協辦大學士兵部尚書剛毅到來拜見。端王接進裡面坐下。

原來徐、剛二人，自從立了大阿哥之後，沒一天不到端王府裡坐談。當時徐、剛二人見端王有些怒容，便問道：「王爺似有不豫之色，究竟為著何事呢？」端王道：「不消說了。那袁世凱，是甲午之時殺不盡的人，仗著榮祿看上他，他就恃著一個侍郎銜，練過兩營兵，就要說我的壞話了。你道可惡不可惡呢？」剛毅先答道：「這還了得！他只是個侍郎銜，就要小覷了王爺，倘若是他官位更大了，怕要作反了。」剛毅說罷，還見徐桐吐出舌頭驚起來說道：「剛中堂的話真說得不錯。但那姓袁的為人，是老夫最知得的。他今日得了侍郎銜，實怪不得他這樣恃勢，因他做道台時，已看不起老夫了。」剛毅急問其故，徐桐道：「他從前得李中堂看上了，派往朝鮮去。他進京時，老夫在翁同龢那裡，與他同席。他總說外人有什麼鐵甲，有什麼機器，來哄騙老夫。老夫聽不過，也教訓他幾句。他竟敢搶白老夫，總令老夫過不去，還成個什麼下屬的樣子！所以那翁同龢總識不得好人的了。」剛毅道：「不差。他做道員，就比不上尚書宰相，他做侍郎銜，就比不上王爺；若做到總督，定然比不上皇帝了。但不知他怎樣說起王爺的壞話呢？」

端王聽了徐、剛二人之言，已如火上加油，這時卻道：「是北洋一個人寄函前來說知，他卻在榮祿跟前說的。」一頭說，一頭拿了那封信出來，交給剛毅，並道：「你看看罷。」原來剛毅並不識字的，接了那封信看一會，差不多要面紅起來，但又不好說不識字，只將原函轉遞給徐桐，并說道：「函內字樣太過細小，老夫不曾帶上眼鏡子，總看不清楚。你看罷。」不提防那徐桐亦是不大識字的，他不知憑那點工夫點了一名翰林，充過幾任總裁主考，都是之乎者也鬧過了。故當下接了那封書，看來看去，總看不完。暗忖：「自己是翰林出身，如何好說不識的話？況說出來又要被王爺小覷自己了。可恨剛毅太狡，只說不曾帶上眼鏡，就把這個難題推在自己身上。」想來想去，有什麼法子可說？猛然想了一計，即道：「這函內所說的，老夫不忍說出了，實在冒犯王爺得很。虧他受朝廷厚恩，要說王爺這些壞話，還算得是人麼！」

端王聽了，憤然道：「若不警戒他，將來盡礙我們的事。巨耐榮祿苦苦要賞識他。故去他也不容易。總望兩位留心，看看他若有什麼差錯，盡要擺佈他的。」剛毅道：「他為告發了康無謂這宗案情，本是大大的功勞，該要提拔的。只是老袁這人。總不把我們看在眼內，實在可惡！故這時因他告發大案的功勞，不能在老佛爺跟前說他壞處。惟有先阻他的升階，再慢慢擺佈便是。」說了，端王、徐桐皆以為是。故袁壯凱當時告發逆謀，實是太后復再聽政。總不能升調，榮祿力保了幾番，都為端王所阻。

那一日，有個山東巡撫缺出，這山東省正毗鄰直隸，本可以東撫兼練北洋軍兵，實最合調袁世凱去的。那榮祿先到軍機處，見了各樞臣，要保袁世凱。那剛毅卻道：「中堂受北洋重任，現在正練兵的時候，除了袁世凱，實沒一人用得著的。今練軍還未成就，若只令老袁在東撫兼顧，就不能專一了。老袁不過四十歲的人，不患沒升官的時候。不如待他專意練好了陸軍，顧緊京畿門戶，然後再升罷。」榮祿聽了，覺剛毅的話，明明是阻撓，反長篇大論，故意說袁世凱的好處，來弄光面，實在可恨。但自己畢竟是外任總督，不能干涉軍機的權限，沒奈何辭了出來，往見太后，力保袁世凱可任山東巡撫。太后已經應允。

榮祿以為端王、剛毅兩人總拗不過太后。不想那日太后召見剛毅，問他袁世凱為人怎樣，剛毅就知此話有因。但要討端王意思，總不宜放他巡撫，便力言袁世凱的好處，一面又言北洋練兵緊要，不能少他一人。那太后又問練兵一差，能否令他到任兼顧。剛毅卻奏道：「若練兵已有頭緒的，自能兼顧得來，但今時方開始練兵，就不能不專一了。」太后深以為然。

剛毅退出，好不得意。大凡阻人進用的，若只說那人的短處，其術還淺；若從他好處說起，卻在暗中阻撓，這等狡計，沒有不能售去的。所以當時太后就著了剛毅的道兒。畢竟那袁世凱升巡撫的官運要阻遲了兩年。又該山東直隸地方要弄出件天大的風潮，要生民塗炭的，就被剛毅輕輕瞞過太后，阻住袁世凱；卻提出一個私人，去撫山東。

故自從召見之後，即往見端王道：「榮祿在太后跟前，保老袁那廝要任山東巡撫。還虧門生是會說句話的，才阻止了。」

剛毅一頭說，又將太后如何詢問，自己如何對答，一一說出來。

又道：「王爺試想，直隸山東逼近京師，若不用我滿洲心腹的人，那裡靠得住？所以皇上總不曉事，被逆黨瞞過了，只說滿漢平等的話。你道什麼〔平〕等呢？難道要把我家皇帝的大位，還要給漢人輪流做做麼！況我滿洲人總不及漢族的人多。若是滿漢真正平等了，怕漢人強，就滿人亡的了。所以東撫這任，總不能放袁世凱的。」端王聽罷，好不歡喜。

次日，剛毅即圈出一個滿族心腹人，喚做毓賢的，可任山東巡撫，太后即照所請。原來那毓賢先曾任過山東曹州知府，仗著忍心好殺，動說剿除會黨有功，就一帆風直升到藩司地位。

新近又拜在剛毅門下，放這會超升了他，做個巡撫。自這命一下，榮祿看了，好不詫異，即喚袁世凱上來說道：「老夫曾一力保薦你了，太后早已應允。不知你與那老剛有什麼過不去，他偏偏改用毓賢。你直這般賽滯，可就沒法了。」袁世凱道：

「兄弟與老剛有什麼過不去？不過兄弟多口，觸怒端王，那剛毅是要向端王討臉面的，所以把兄弟阻撓。但兄弟細想起來，縱然得任東撫，自問不為軍機裡頭喜歡，也不免吹毛求疵，搆陷兄弟的。古人說得好：塞翁失馬，不知誰禍誰福。既蒙中堂提拔，盡

有機會呢？」榮祿聽罷，亦以為是。自此仍令袁世凱在北洋練兵。惟榮祿待袁世凱日加優厚了。這且按下不表。

且說侍郎張蔭桓自從經過一場黨獄，用去三十萬金，博得徐桐奏復時有「似非康黨」四個字，免過了一時。只是心中仍天天悚懼，故一切事情，還小心翼翼。惟是他有三十萬巴結徐桐，那些窮鬼京官，見他有這般財力，總不免眼紅眼熱，因此又不免為人所嫉。偏又合當有事，他的兒子卻與榮祿的兒子為爭贖一個男妓，起了酸風。因榮公子爭不到手，被人落手搶先攜贖去了，好不憤怒，總不免遷怒張蔭桓，就在榮祿跟前搬演是非。那張蔭桓亦是有心計的人，自免禍之後，早送些禮款，與榮祿拜了把。奈總敵不過榮公子天天在榮祿跟前皆他短處。

那些要奉承榮公子的，都隨風所向，說張蔭桓是康黨，不過被他瞞過一時而已。榮祿初時猶在半信半疑之間，及後北洋幕府中人，更說張蔭桓每說誇大之言，說榮中堂明知他是康黨，不過外交需人，不得不用他。這樣說，好像沒了他，就沒一人懂得交涉的。左訕右謗，弄得榮祿不得不怒，就立刻奏參張蔭桓革職，聽候查辦。這時榮祿盛怒之下，沒一個敢替張蔭桓說話。又不免有些落井下石之徒，紛紛遞折，好證成他的罪案。

至於由兩榜出身的人，往往十年不遷一階，看見張蔭桓以吏員出身，做到這個地位，總要眼紅眼熱，又來遞折，要幫同推倒張蔭桓，才得安樂。故張蔭桓在獄裡，差不多要定個死罪。張蔭桓自知無法，想起袁世凱這個人，是他做道員時也與他論交的，他又是榮祿跟前最能說話的人，就托家人往尋袁世凱，求他在榮祿之前，替自己說項。

只是袁世凱暗忖：「這案是榮公子弄來的，自己若替他說時，必失榮公於之意，於自己前程著實不便。」但一來念著蔭桓交情，二來此案不應辦得這般重。惟有先見榮祿，看他意思如何，方好進語。那日便叩見榮祿。相見時，只先說些閒話，惟榮祿已先說起張蔭桓一案，袁世凱乘機答道：「張蔭桓與康無謂本是個同鄉，也不免有點嫌疑。但細想起來，他沒有什麼要靠那姓康的，恐未必黨於康逆。只是他做事向不大檢點，也就可惜了。」榮祿聽了，也不答，只點點頭。

袁世凱辭出來，一面暗使人報知張蔭桓，只道可替蔭桓解釋。不想參劾蔭桓的多，讒言又眾，榮祿沒奈何，只免了蔭桓的死罪，仍發往新疆，交地方官看管。及蔭桓出發那一天，總沒一個同僚敢到車站相送。那袁世凱總自問不過，因救他不來，他今日充發，也不能詐做不知，便趕至車站，見了張蔭桓，少不免慰藉一番，力把自己在榮相跟前說的話，細訴一遍，並道：

「不是兄弟不說，總是榮中堂盛怒之下，總說不來罷了。」張蔭桓道：「兄弟怎敢怪老兄，只是運命不濟，該受這劫。不致作斷頭之鬼，已是萬幸。」隨又歎道：「不想做官數十年，乃有今日。」說罷，觸起前情，也灑出幾點老淚。袁世凱道：「老兄只管放心前去，待榮相怒氣一過，兄弟必乘一點機會，替老兄說情，包管沒事的。」張蔭桓不勝感激。大家談了一會，袁世凱復極力慰藉，然後握手珍重而別。正是：

自古人情多冷暖，從來仕路易榮枯。